楊龜山集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楊龜山集

(一)

楊時撰

本館據正誼堂全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原序

道南一脈。眞派相承。逮今六百餘載矣。莫爲之前。孰啓其後。而理學人文之盛。綿衍不窮。閩人士其可忘所自乎。龜山楊先生游程氏之門。當時一堂講習者。若游、若呂、若謝、皆同門友。拔出儕輩。而明道夫子獨於龜山之行也。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則是開閩學之淵源。接引來者。實自龜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旁也。夫當先生時。士子獵取科第。幾數十年。一登進士。率皆奔走仕籍。卽求其矯然自好。謹難進之節者。已鮮其儔。安望能虛己從人。成名既六載。猶執弟子禮。以至於強仕之年。且立雪師前。好學勿倦。如先生者。宜乎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傳而朱紫陽。他若蔡氏西山九峯、黃氏勉齋、陳氏北溪輩。相繼而興。海濱稱鄒魯焉。雖然。此非獨閩人士之幸也。自先生官蕭山。道日盛。學日彰。時從游千餘人。講論不輟。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無泝源於閩哉。向使濂洛而後。不有龜山。則豫章延平烏在爲見知之舉禹俾河南周程之學。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歟。顧嘗謂道之傳也難。而道之行也亦難。先生弱冠登第。年七十猶自縣令權教授事。越明年。乃得召入祕書。陳時政得失。未幾侍經筵。爲祭酒。復以攻擊奸人。力排邪說。不見容於朝以去。夫區區一秩。碌碌州縣。殆將老矣。而謇諤大廷。雖及兩載。究未有以盡其用。道之難行。蓋如此。抑又聞之。遇有汙隆。道無顯晦。先生行年八十有三。自始進以迄退處。憂勤惕厲。歷始終如一日。若夫啓佑後人。鼓一時聾瞶。用綿河洛之緒於不墜。道之所以傳。固卽

道之所以行也噫五星聚奎應運而出開中州道脈於前長星垂象應期以生肇八閩道統於後豈非天哉讀是集可以知先生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孔序

余不肖。叨仕延郡。於今上甲午中秋前數日。緣將樂邑令呂君取入科場。奉憲檄暫攝其政。獲謁龜山先生祠。得遇賢裔諱令聞。暨諸道契。一一接晤焉。繼惠先生文集屬余序。余不禁爽然自失曰。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將以序先生之道德耶。先生道德自卓千古。將以序先生之事功與學業耶。先生事功學業。自在天壤。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亦就夫先生之卓千古天壤者。強而複贅之可乎。因思六籍後。儒者著書垂遠。固在談道樞。彰學奧。揭日月而行之。爲世範士翼。非第繡鞶帨爾也。故文一而已矣。有學士一時之文。有聖賢垂世之文。夫一時之文。學欲其博。詞欲其工。格欲其古。或感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雖其間有至有不至。則言成一家。亦足快炙一時。若乃垂世之文。則有異。言不本於聖賢者。不以著說。事不原於忠孝者。不以教人。崇正黜浮。羽翼經書。繼往聖。開來學。其道脈薪傳。歷千百禩而益光也。此其人自鄒魯以還。不可數見。惟龜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氣質純粹。得於天性者深。本於地靈者復厚。生而穎異。長而神明。理固然也。方其矢志聖修。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北學於中國。載道而南。上接洙泗之傳。下衍濂洛之脈。一時被其澤。百代宗其業。猗歟休哉。人稱程氏之肖子。予謂聖門之功臣。盛德大功。誠莫與京矣。斯豈一時文士流。學成其學。詞成其詞。格成其格。自爲一家言者。所得而襲取之哉。雖然。吾猶有志焉。俾讀斯集也。法以誠正節概以立朝。自爲社稷倚賴之重。法其慈和誠求以親民。自爲民人攸

寄之隆。抑能法其毅然自命。專心致志。尊師樂道以礪學。自造明心見性聖統淵源之極。況閩爲天下才藪。績之厚者流自遠。靈源玉華。又極天地孕毓之奇。繼先生而起者。自必有人。吾固爲賢裔勉諸。猶共爲鏞士勉諸。時順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也。尼山後學孔興訓謹識。

王序

自唐歐陽詹以詩文爲七閩倡。閩之人士。聯翩鵲起。霞蔚雲蒸。猗其盛矣。迺聖賢之奧。性命之蘊。則若有待焉。有宋名儒輩出。幾以百數。鼓吹正學。羽翼聖經。上傳洙泗。下接濂洛。海濱之士。稱鄒魯焉。然破荒開闢。實自龜山先生始。先生閩產也。北學於中國。程氏之門。皆西北之士。得先生也晚。西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道脈南來。宗師百代。先生之功。卓乎偉矣。歷世以降。末學多歧。家立門徒。人竊皐比。豪傑之士。於是恥之。然儒有眞派。學有嫡傳。施鑿孟冠。未可襲而取也。先生天資純粹。襟度曠夷。海闊天空。浩然無際。而道必求諸師。行必求諸禮。立朝則以社稷爲重。爲政則以親民爲先。當其安於州縣。不求聞達。力學不倦。守正不阿。及稍進用。則首排和議。專黜安石。至若撤燕兵。振威望。一統帥。罷奄寺。爭三鎭。問肅王。卓然正氣。炳人耳目。又先生之舉也。實繇元長。而攻擊其奸。不遺餘力。其造養之深。學問之純。出處之正。經濟之大。此豈世儒所得而襲歟。世之浮慕者竊之。彤求者疑之。且謂儒術之末效。彼靖康之痼也。殆如臥者。望之殺然黃。其色若死青之茲。雖公秉淳于奈之何哉。先生之後。聖學大明。岷海宿海。實維伊祖。原乎巨星垂象。義熙先兆。應期五百名賢篤生。豈偶然哉。道再四傳。楊羅李朱。一脈相禪。此猶儒者之大宗也。予寓延日久。四先生皆延產也。居其地而被其遺風。佩其文而想見其爲人也。有日矣。且兒曹一曾曩叨鐸西鏞。與先生裔孫令聞暨諸文學稱道契焉。兵燹之後。文集殘闕。聞生重付棗梨。余故忘陋。序之如此。古

雄後學王孫蕃謹。

楊龜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宋史本傳
奏狀
表
經筵講義
卷之二
語錄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啓
記
序

卷之五
題跋
雜著
卷之六
哀辭
祭文
狀述
誌銘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一

受業諸子 全校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宋史本傳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爲崖異夸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而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登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赴往師程顥及歸顥每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時設位哭之寢門以訃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復辨論卒聞理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薦除荊州教授浮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尊信之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年蔡京因傅國華薦召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爲祕書郎詔旨敦迫既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成湯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固根本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區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又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

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聳動觀聽。漢之汲黯。其才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害之地。幷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尙何及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制勝。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亟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勤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衂。況諸路烏合之衆哉。至如童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鎭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人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聞挾蕭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爲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爲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其後遂有應奉花

石之事。又鳧鷖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盈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爲異說。以啓人主侈心。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褒元祐黨籍。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鄒浩。皆得次第牽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獵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召爲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幷恤勤王之兵及寬假言者。匄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闢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頤。最知名。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祗受。已送祕書寄納。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省聞命震恐不知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勳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懍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卽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輕學術謬愆無以鎭服士心自取悔咎尚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痹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

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痹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

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搢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睿恩誤被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樂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冒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

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涼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宮以安愚分

其二十七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祗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實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建炎元年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在。某昨蒙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主上卽位。復蒙眷旨召赴行在。某爲舊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朝旨。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指揮。切念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辭免工勝侍郎（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部幸願之至。

乞宮祠（其一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顚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

淵聖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寘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志眊昏兩脛痹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 辭免兼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痹又甚於前日豈敢冒貪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矜察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非

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旁招人言。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痹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天度幷容。無物不覆。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致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聞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陛下睿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恬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靦顏。無所容措。伏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短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

廷尊德勵善之實.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薦膺異數.懇辭上濱.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揆筴以亡羊.奚殊博簙.幾類書蹊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 祖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奬.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況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寘在七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鬒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

修。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譾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痹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天聽。此蓋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瓦甓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備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樸野。已難彊於筋骸。晚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揚己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凌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竊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祿。暨匄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於循牆。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頹。薦膺眷渥。臣謹當祗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觀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爲寖墮職業老不知止有靦面顏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尙資薄祿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瀆愚衷已竭天聽未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而幷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妄亦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慙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分愧懼交幷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艱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命奇窮已絕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勃之深老馬已疲終冀敝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光誤膺華袞之褒濫廁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幷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

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彊。罄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祿。錫之顯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茲致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鰥窮。性姿凡陋。鑿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薦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置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糜餼廩。寖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愈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幷容。神功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藪澤。阻陪獸舞於虞庭。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虔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謝。恭維皇上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修禮文之廣被。表聖日之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厠鸞鷺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尙書

吉人爲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而起禹思日孜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爲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知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能故傅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犂老節

犂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沈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教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天矣。天所以祐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於萬方百姓而已。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于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衆所共嫉也。分而爲用。則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愼終追遠章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則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愼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孔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遠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愼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飮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蓋君子小

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皐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繫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語錄

荊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覩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

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褻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子也。何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眞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眞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

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少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爲是。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非。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戰國之時乎。使不卹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

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聰明者。此則其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韓信用兵生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卽其臥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尙未知此與棘門灞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術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

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狙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邊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議論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既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

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概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宦官所爲。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

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

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卽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寧、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而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綫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己。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

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敕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眞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予。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諂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於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尙不欲毀耶。以夢寐而復。既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

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京師所聞 丙戌四月至六月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溫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耳。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愼重爲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因言人君諭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卻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章邨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即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目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暫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

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縣隔。

問。或謂荊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宗處。若下註腳。儘做得謗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荊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謗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謗訕宗廟毀謗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謗木。是眞欲人之謗己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謗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謗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民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謗訕亦欲求人謗訕之迹。罪

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謗訕。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謗訕。不惟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揚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性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荊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

遇親舊於州縣間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爲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爲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爲檢察而其弊滅矣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何如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

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善。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永清之議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

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神宗賜金荊公荊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見人說以此爲嚮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荊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之果尙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

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右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宿衛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眞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眞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幷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眞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

又言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敍何所用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常有疑焉。故問。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如今不用著此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強教之也。如學詩學禮。

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歉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眞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

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蔽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鐳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非本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人聖之僞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疏

閫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之臥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尙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張茂則、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諸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眞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

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曰固是。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去他國之速。曰衞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三

書

見明道先生

某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喭。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間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概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雖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間。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間。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因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洒埽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卽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淸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執得執失。

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飮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飮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

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默也。惟亮之。

其三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宦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幷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敝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寖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游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良會。惟希力學愼愛。

其二

爲別條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尙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爲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某諸況如昨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欲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沈下僚不副輿論然淸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間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涴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與鄒堯叟（堯叟名夔劉執中壻）

遞中伏辱賜教幷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間游泳

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冒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末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眞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瞀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畏學者失其故步。將有俯首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間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猱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尙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辨。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

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訕。竊謂於國華忝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卽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卽謂之立黨尙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卽謂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末年。溺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以奬就其志。若有美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力學溺於異端。以從釋老。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

至觀越之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吳爲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某雖窮日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命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爲之恬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尙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惟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

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孰謂人而爲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間。爲烏鷹食者。惻然感之。有泚吾顙。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於左右者。故輒及之。莅事問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裨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輭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析聲病。爲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早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憩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爲

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己之有。挹公之餘。以相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爲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間惟力學愼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敍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閒居。與學者相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尙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與俞彥脩其一　名袤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奬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間。暗浪時時間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能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胸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浼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爲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從游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盲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眞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爲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爲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傭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爲安乎。前書詔爲祿仕者。殆爲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義理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

志於俗尙。齊驅竝逐。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聽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卽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卽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卽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卽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尙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仲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

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愼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布左右。伏惟亮之。幸甚幸甚。

謝程潛博文

某、閩陽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賓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冒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舄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逭瘝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浼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荊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挾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瑰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收之。非執事敦大兼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搢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譏評詆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

至於章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浼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毫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僬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踧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此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孝弟。不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嘗之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埽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埽應對之間哉其始也卽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蹠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父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蹠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徒也必矣所示問其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名漸字正仲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縞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間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己而勵行優游自得不

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間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斂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志累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攖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間。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裒斂爲功。其極也。慘毒少恩。主上卽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毒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毒。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矜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

所移。是眞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摳衣斂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疏逖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悚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顚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偸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間。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殆以爲後日論教之資也。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重於時。此爲名也。爲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某才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名。聞於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間。得聞謦欬之音。睟面盎背。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莅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間。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志。其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於左右。然未知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進退俟命。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敢當。

與游定夫其一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實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鶉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

人處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堪。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思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志寧曾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只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二

某窮居習閒久矣。乍爾莅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默默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彊聒爲恥也。敝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三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敍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祕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四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訕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衆。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眞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間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答陳瑩中其一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

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眞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二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在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揆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答胡康侯其一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諡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諡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雍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衆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二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稾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累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三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絕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册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毀僅存一

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册尤荷厚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四

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蠢適閩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恟恟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諭湖湘州縣皆帖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閩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間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毫楮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祝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奬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

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呂居仁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夫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撫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答胡處梅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之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爲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己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間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俱集區區非毫楮可盡

與許少尹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顒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於左右不謂高明過聽俯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末由一造台屏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悚悚之至